

乘坐豪华邮轮是种怎样的体验？

我是一名女法医，快四十岁了，第一次开洋荤，坐了一次豪华游轮，没想到休假时还能碰上连环杀人案，两个富豪离奇暴命，其中一个还是梦中被害。

现在是八月，阳光正好，花儿正艳，我平生第一次登上游轮。

感谢局长破天荒地准了我十天假期，我果断报了这个「维多利亚号」游轮旅游团，八天七夜，在祖国的南海上航行，饱览碧海蓝天的壮丽景观。

结果上了船，我就有点后悔了。景色倒是没得说——海水湛蓝，漫无边际，游轮乘风破浪，迤逦前行，我伫立船头，想象自己是凌波仙子，「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动可挥臂呐喊，静可望月吟诗。单是这份诗意，也值回票价了。我后悔的是不该自己出来玩，别的游客都是成群结伙，双双对对，互相有个照应。只有我，干什么都是一个人。吃自助餐时，中途去拿东西，结果回来发现座位被人占了。在游泳池旁的躺椅上晒太阳，疑似夫妻的两人躺在我左右两边，隔着我有说有笑，唾沫星子四溅。我好心说要不咱们换换，人家还不领情，连连摆手说不用：别麻烦，这样挺好。问题是你们挺好了，我不怎么好啊。

不过，除了这些小小的不愉快，总体来说，这还算是一次让人心旷神怡的旅行。

在游轮上的前两天，我是这样度过的：早起，游泳淋浴后吃早餐，然后到甲板的躺椅上晒太阳，读书、听音乐、看看大海，偶尔能看见海豚在海面上跳跃嬉戏；然后吃午饭，泡温泉，累了就小睡一会儿，起床后健身、打高尔夫；之后晚餐，散步，看看露天电影。

没有案子，没有尸体，没有沈恕、冯可欣他们烦我，简直像在天堂一样。

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写意的时光很快被打断，让我难得的假期变成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那是上船第三天凌晨两点左右，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这让我很恼火。参加游轮旅游团的最大享受之一，就是没有突如其来的电话骚扰。如果今生注定不能数钱数到手抽筋，那么有几天能睡到自然醒，也可聊以安慰我块垒不平的心灵。在这种期待下，竟被人在凌晨两点钟吵醒，我的火气之大可想而知。

我透过门镜向外看了半晌，借着昏暗的灯光勉强辨认出两个穿制服的人，一男一女。恍惚间我想起来，他俩应该是游轮上的保安，我和他们打过两次照面。

「啥事？」我隔着门没好气地问。

「有重要的事情向您请教。」说话的是那个男的，态度很恭敬。

我不想给他们开门：「大半夜的，有事就直说，别耽误工夫。」我困极了，想一头栽回到床上去。

「在门外不好说，是很重要的事。」那个女的说，声音脆生生的，「我们是船上的保安，请您务必开开门，辛苦您了。」

从他俩谦恭的语气里我听出了急切的意思，如果不是确实有很要紧的事，他们不会在这个时候来叫门。我一向心软，便穿好衣服，打开门，放他俩进来了。

灯光下，我看清了他俩的长相。男的二十六七岁，一米八的个头，挺帅气，就是眼睛小了些，不仔细看的话找不到眼球。女的更年轻些，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不到一米六，圆脸，肤色白里透红，大眼睛，双眼皮，像个大学生。

男的把他的证件递给我：「我是维多利亚号的保安队队长，邱野。」

女的没拿证件，却也忙着自我介绍：「小保安一枚，张鸣明。」

我没接邱野的证件：「啥事，说吧。」

「您是法医吧？」邱野直截了当地问。

我吓了一跳：「你咋知道？」

「您在报名表上添了职业。」邱野解释说，「其实我们也不是留意所有乘客的职业，只是对一些特殊职业，比如警察啊、医生啊，会格外留意些。」

「这些职业有什么特殊的？」我没明白。

「怎么说呢？您看啊，维多利亚号上有一千多名乘客，要出海八天七夜，一路上吃喝拉撒、社交娱乐，好比一个小型社会，保不齐有什么意外发生。而游轮公司出于预算考虑和法规原因，不可能把维持社会运转所需的人员配备齐全，必要时必须依靠乘客帮助处理紧急情况。所以我们对船上从事医生、警察、游泳教练等工作的乘客格外注意，以便及时求助。」邱野的皮囊不错，嘴皮子也挺利索。

我说：「行啊，我呢，又是医生，又是警察，是你们的重点监控对象。说吧，船上出什么事了？」邱野做了这么长的铺垫，肯定是有大事发生。

「一名乘客被人杀害了，」张鸣明凑在我耳边压低声音说，「我们请您帮忙看看现场。」她说悄悄话时睁大眼睛鼓起嘴，神秘兮兮的，年纪轻轻就有八婆风范。

我被吓了一跳：「是打架斗殴吗？」大家在游轮上敞开肚皮胡吃海塞，喝醉了打一架倒不稀奇。

「不是，」张鸣明眨巴着圆圆的大眼睛说，「是谋杀。」

邱野接话：「三层海景房的一名女乘客在一个小时前惊慌失措地报案，说她的丈夫被人杀害了。我们去他们的房间查看过，

她丈夫吴友德死在床上，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溅满血迹，像恐怖片里的场景。我们怕破坏现场，没敢进去，也没惊动其他乘客，就把门关上了。虽然我在船上做了几年保安了，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向总经理汇报了情况后，他让我们向您求助。总经理还说，破坏了您出游的好心情，非常抱歉，如果您肯帮忙，他给您返还一半的旅行费用。」

我说：「我天生就是做法医的命，平生第一次坐游轮还躲不开尸检。既然碰上了，能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没有趁手的工具，仅凭肉眼观察，能看出多少算多少吧。」我想今晚的睡眠是泡汤了。按理说，游轮公司是应该给我点补偿，不过不知道这样符不符合规定，回头要向上级请示一下。如果不违反相关规定，我就老实不客气地笑纳了。

维多利亚号游轮共六层，除顶层是休闲娱乐场所外，其余五层都有舱房。最底层的没有窗，叫作内舱房，最便宜。二、三层的舱房有一扇窗户，可以欣赏海景，但出于安全考虑，窗户不能打开，价格比内舱房高些。我个人认为海景房是性价比最低的，可是第一次坐游轮没有经验，大脑短路，订了一间海景房，略后悔。游轮的四、五层是阳台房和套房，价格不菲，有专属甲板，可以和心上人喝着红酒吹海风，陶醉在南海风光中，物我两忘，浪漫又有格调。只是游轮越往上摇晃得越厉害，享受着高大上的同时必须承受它带来的恶心。所以请晕船的帅哥美女慎重考虑，当着心上人的面把隔夜饭吐出来可不是长脸的事。什么？你说我酸？随便你吧。

我的房间在二层，出事房间在三层，可以走楼梯上去，也可以坐电梯。长长的走廊里灯光昏暗，空旷无人，很容易激起心怀鬼胎者的犯罪欲望。

邱野和张鸣明走在我前面，他们在 3113 号房间前停了下来。这是最里面的一间房，对面是洗衣房和储藏室，旁边是一扇舷窗，幽深安静，倒是实施犯罪的好位置。

房门紧锁，邱野取出一枚磁卡在门锁上一划，门嗒的一声弹开了。他推开门，退到一边，让我查看室内的情况。

一具仅穿内裤的男尸扭曲地躺在床上，由于失血过多，全身在白炽灯下呈现出幽幽的青白色。一条浸血的毛巾被从床角垂到地面，看样子他遇害前正盖着被子睡觉。

如邱野描述的那样，室内溅满血迹，如同恐怖片里的夸张镜头，从天花板到墙壁到地面，一片殷红，让人不禁怀疑尸体里的血是不是全部喷溅出来了。

邱野的双眼炯炯有神，他看看尸体，又看看我，对命案饶有兴致的样子。张鸣明则一直躲在他身后，不敢往舱房里张望。

我吩咐他们：「进来一步，把门关上，站在门口不许动，别破坏现场。」

两人机械地执行。

等门关上，我俯身脱了鞋，沿着未沾染血迹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地走到尸体边上。

看清了他的模样，四十五岁上下，身长约一米七，肥胖，目测体重超过九十公斤。体毛重，络腮胡子，双眼紧闭，嘴张得很

大，表情狰狞可怖。牙齿黑黄且参差不齐，内侧有一层厚厚的烟垢，看起来烟瘾很重。

右颈部有一条深深的划痕，血痂下的黄白色脂肪向外翻卷，凭经验判断，伤口有十厘米长、二三厘米深。除此之外未发现其他伤痕。现场没有搏斗痕迹，他应该是在睡梦中被人杀害的。

他周身上下，除了一条三角裤外，只有左腕上戴着一枚苹果牌智能手表。我戴上橡胶手套——出门在外，我总要随身携带一副橡胶手套，说不上为什么，多半是职业病使然，这次刚好派上了用场——细心地把智能手表摘下装进塑料袋中。转念一想，又伸手到死者身体压着的枕头下面摸索，果然摸出一部手机，于是也装进袋子里。

我又巡视了一圈，这里和其他的海景房一样局促，十来平方米大小，一床一柜，一电视一沙发，一目了然。柜门敞开，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一只旅行箱躺在床边，里面得东西散落一地，多是内衣、袜子之类，早已被鲜血浸透。凶手似乎在找什么东西，或者是谋财害命。

门口的两名保安眼巴巴地看着我，充满疑问却又不敢问。

我没义务满足他俩的好奇心，只问：「死者身份确定了吗？」

「还没来得及调查。」邱野说。

「他妻子报的案？」

「是。」

「人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死者妻子此时正在游轮的保安室里，由一名工作人员陪着。这个叫梅荔的女人不到四十岁的样子，眉清目秀，身材保持得很好，穿着时尚而有品位，虽然妆都哭花了，仍无损优雅的气质，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她和命案现场那个肥硕的男人联系在一起。

「我叫淑心，法医。」我主动伸手过去，她下意识地抬起手，轻轻地握了握。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丈夫遇害的？」

「十一点四十五分，爵士乐演奏会结束以后。」梅荔有些哽咽，「今晚游轮上的爵士乐团有演出，我喜欢听音乐会，可老吴不爱听，只想在房间里睡觉，我只好一个人去了。散场后我回到房里，就发现……」梅荔又回想起丈夫的惨状，掩面痛哭不已。

我知道今晚游轮上有爵士乐音乐会，晚上九点钟开始，近午夜时结束。「你在演出期间没回去过吗？」

「没有，我很喜欢爵士乐，在座位上一分钟也没离开。」

我扫了一眼她穿的贴身长裙，款式、质地、剪裁，无一不精致，倒是听音乐会的着装。「你回来时，房门是锁着的吗？」

「是，」梅荔说，「锁得好好的，我的门卡不大好用，我刷了好几次才打开门。」

「你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突然转换提问的方向，梅荔明显跟不上节奏，迟疑了一会儿，才说：「他在江滨市保险公司工作，副总经理。」

「所以你们都是江滨市人？」

「是。」

「你呢，做什么工作？」

「我？」梅荔说，「我没有工作，家庭主妇。」

「你们有孩子吗？」

「嗯，没有，」梅荔犹犹豫豫地，「他和前妻有一个孩子，快二十了，正在上大学。我和他没有孩子。」

「哦，」我说，「你跟他结婚几年了？」

「明天是我们结婚八周年纪念日。」梅荔又哭起来。

「八年，八年，」我念叨着，「你之前结过婚吗？」

「没有。」梅荔很笃定地回答。

「你们夫妻的感情好吗？」

「挺好，」梅荔说，「他很宠我。」

「你们的房间被人翻过，」我说，「随身带着什么重要财物吗？」

「不太确定，」梅荔认真地想了下，「老吴贴身带了几万块钱，昨天在船上的免税店给我买了一块江诗丹顿的手表，当作结婚周年礼物，还没来得及给我。就这么点东西，哪至于惹来杀身之祸？」

这么点东西？我心想，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为几十块钱杀人的我都见过。不过这话我没说出口，我接着问：「除了你和老吴，还有其他人接触过你们的门卡吗？」

「没有，」梅荔很确定，「门卡都是和贴身财物放在一起的，不可能有其他人接触到。」

「老吴为什么没和你一起去听音乐会？」

「他不喜欢。我俩下午一直在泡温泉，他吃过晚饭后说太累了，想回房间躺着，我就一个人去了。」

我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有人能证明你去听音乐会吗？」

梅荔警觉地问：「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百分之七十的命案都是熟人做的，枕边人相爱相杀的故事屡见不鲜，吴友德遇害，第一个嫌疑人就是你梅荔。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有人能证明你去听音乐会了吗？」

梅荔恶狠狠地盯着我，半晌才说：「我邻座的人可以证明。」

「谁？」

梅荔想了一会儿，不知是不是做作：「叫.....冷峻，这名字挺特别的，所以我记得。」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

梅荔不情愿地回道：「我有他的电话号码，是他主动给我的。」

「给我看看。」

梅荔翻出一个号码，将手机递给我。

冷峻，1385674****。添加时间是昨晚十点五十分，音乐会进行一大半的时候。

「你听音乐会时还有空认识新朋友，是不是演出不符合你的品味？」

梅荔的脸有点红：「算不上朋友，只是随便聊了两句，他坚持要留电话号码，就留了。」

我不爱听她解释，对张鸣明说：「案发的房间不能住了，游轮上有空房间给梅荔休息吗？」

张鸣明忙说：「总经理已经安排好了，请梅女士去楼上的套房休息，一切费用由本公司承担。」她弯腰做了个「请」的手

势，态度恭敬。游轮方估计被这起案件吓得不轻，不遗余力地安抚受害人家属。

我对梅荔说：「不在房间的时候，随时保持手机畅通。」她答应着，跟张鸣明走了。

邱野一直默不作声地靠墙站着，等梅荔走远才问：「接下来怎么办？」

我说：「游轮上出了命案，能返航吗？」

邱野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肯定不能啊，返航等于毁约，公司赔不起这么多钱。总经理说了，先把尸体和案发现场保护好，等游轮靠岸，再移交警方。」

我设身处地地为游轮公司想了想，返航的确不现实，否则不仅这次收入要打水漂，负面消息还会影响以后的营业额。和其他商家一样，游轮公司只管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船上的罪行掩盖得越久越好，所以他们只能载着一具横死的尸体和其他乘客一起度过接下来一周的「美好时光」。老话有「上贼船」一说，往刻薄点说，每一艘船都是潜在的贼船，既然上了船，生死安危就由不得你了。

「吴友德的尸体怎么处理？如果在房间里放着，等船靠港，早腐烂得不成样子了。」

「总经理交代了，把尸体放到冰柜里保存。」

「冰柜？不是盛肉的冰柜吧？」我诧异地问。

「不是，是专门保存尸体的冰柜。」邱野压低声音说，「这么多乘客一起出海，保不齐谁有个三长两短的，死人的事在游轮上不算新鲜。当然，大多数是病死的，遇害的只占小部分。公司的游轮上有两个大冰柜，专门用来保存尸体的。」

「这样也好，」我说，「等游轮靠岸，尸体也不至于腐烂得无法鉴定。还有，不要清理案发现场，保持原样，把房间的温度调到最低，避免血液腐败。游轮上工具有限，许多痕迹都无法提取，如果草率清理房间，也许会毁灭证据，大大增加了案件侦破的难度。」

「听您的意思，下船前案子破不了？」邱野的小眼睛里写满遗憾。

「破案是一个系统工程，你以为我到命案现场看两眼，跟被害人家属聊几句，分分钟就能把案子破了？我要有那本事，沈恕早拜我为师了。」

「沈恕是谁？」

「是.....算了，说了你也不知道。」我摆摆手，「咱俩再回现场看看。」

我惦记着查看梅荔提到的那几万块钱和江诗丹顿手表，如果丢了，侦破方向就要往谋财害命上靠了。

这真是赶鸭子上架，我想，我这点可怜的刑侦知识，居然成了邱野和张鸣明的倚靠，真是笑话。平生第一次的游轮之旅恐怕是彻底毁了，可惜了我半个月的工资啊——我发狠地想，干脆

别请示领导了，直接笑纳游轮公司给我减免一半旅费的優惠得了，这是我应得的，管他呢。

我在吴友德的尸体旁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几万块钱，他的钱包倒还在，里面有两百多块零钱——这不符合常理，吴友德是保险公司有头有脸的人物，出海游玩十来天，带这么点钱说不过去，十有八九有大量现金丢失。再翻一会儿，又在床头柜里发现一个手表盒子，簇新，鳄鱼皮，黑底金字，华贵大气，上面写着英文的江诗丹顿字样，里面的手表已经被人拿走。

邱野唏嘘不已：「表再贵，也没有命金贵啊！」

我透过舷窗向外看看，天色熹微，一阵不可抗拒的困意袭来，我打了个哈欠：「我再去眯一会儿，养养精神，有事等天亮再说。」

夜里折腾这几个小时，把我累得够呛。人到中年，体力不比从前了。记得刚进警队那年，干劲足，跟一起案子，可以三天两夜不合眼。搁到现在，少睡一个小时，一整天都打不起精神。我躲进房间，关好门，美美地睡了一觉。

睁开眼睛，已经是上午八点四十五分了。我胡乱收拾了两下，打开门，看见邱野和张鸣明在门口恭恭敬敬地站着，我愣了：「你俩？没休息？」

张鸣明说话像小鸟一样飞快而清脆：「我俩不累。按您的意思，已经把现场封闭了，温度调到最低了。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说：「那个叫冷峻的，住在哪个房间？咱们去会会。」

入住记录显示冷峻住在 5025 房间，游轮上最贵的一套套房，这人的经济条件应该不错。

敲开门，一对四十来岁的男女身穿泳衣，包着浴巾，愣愣地看着我们：「干啥的？」

「你是冷峻？」

「是啊，咋的？你谁呀？」冷峻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咄咄逼人，一副想干仗的架势。

「刑警队的，」我出示证件，「他俩是船上的保安。你们等会儿再去游泳，有事情跟你们了解一下。」

女的见我们挤进房间，有点不好意思，转身进了卧室。冷峻不在乎，穿着泳装、包着浴巾往沙发上大大咧咧地一坐。他点上一支雪茄，跷起二郎腿，前腿打着拍子，肚皮上的肥肉跟着一颤一颤的，哆来咪，咪来哆.....

冷峻吐了一个烟圈，斜视着我：「船上还有刑警队呢？抓逃犯咋的？」

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冒出「土豪」两个字，就凭冷峻这圆滚滚的造型，用手机拍下来，做成表情包，保准火得一塌糊涂。我故作平静地问：「你昨晚去听爵士乐音乐会了？」

冷峻的眉毛一扬：「你咋知道？」

我只提问，不回答：「你认识梅荔吗？」

这时之前穿泳装的那个女的从卧室出来了，她套上了一件白色长裙，裙带上镶嵌着两颗椭圆形的黑宝石，腰上像长着一双斗鸡眼。听见我提到一个女人的名字，立刻警觉地支起耳朵。

「不认识。」冷峻想都不想地回答。

「听音乐会时和你坐一起的，你们还互留了电话号码，你再想想。」我提醒他。

那女的尖叫一声，扑到冷峻面前，使出「九阴白骨爪」，只一下，就在冷峻脸颊上抓出了一道红檩子。

冷峻不再「冷峻」，他勃然大怒：「武媚，你找死啊？」

武媚嘶吼：「你和谁听音乐会去了？在家里撩骚还不够，在游轮上又勾搭上一个，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

冷峻也提高嗓门儿，在气势上盖过她：「叫你去你说累，我能和谁一起去？就是听音乐会时遇上的，她非要留我电话，我总不能不给人面子吧？」

我说：「武媚你先别闹，等我们办完公事，你们两口子关上门，爱咋闹咋闹。冷峻，你既然承认认识梅荔，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事关重大，你想好了再回答。昨晚听音乐会的过程中，梅荔有没有中途离开过？」

冷峻回：「没有，一步都没离开过。咋了？她出事啦？」

我只是想要冷峻的证词，懒得和他多说：「那行，你要对你说的话负法律责任。」说完我就往外走，到了门口，又回头问道，「冷峻，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冷峻坐直身体，小眼睛里充满自信：「眼下最火的线上游戏『盖世英雄』知道吧？我开发的！」

我漠然地摇摇头：「没听说过。」说完，带着两个保安出了门。

我在甲板上找了个僻静遮风的座位坐下，叫了一杯蔬菜汁慢慢喝，邱野和张鸣明在旁边陪我。

现在养生学泛滥，谁都可以编几篇文章出来糊弄人。养生达人一窝蜂地推荐蔬菜汁，我不免跟风，忍受着生胡萝卜和生芹菜的怪味，想象自己是一只快乐的小白兔，愉快地咽下。

张鸣明神秘兮兮地跟我说：「淑心姐，跟你说个事，我和邱野都考上警校了，跑完这趟游轮，我俩就辞职不干了，下个月就准备去上学了。」

「哟，好事啊，那以后我们就是同行。」

邱野特诚恳地说：「您是前辈，可得好好指导我们。」

我说：「我这两下子不行，怕把你们带歪了。有机会我把沈恕介绍给你们认识。」又质问张鸣明，「说，你俩是不是谈朋友呢？在我背后眉来眼去的，当我后脑勺没长眼睛？」

张鸣明的脸红了：「他有那个意思，但我还没答应呢，心里没底。淑心姐，我怎么觉得，结婚过日子，比当警察还难呢？」

我深有同感：「难多了。你看啊，这世界上，好警察有的是，靠谱的婚姻你见过几个？」

邱野急了：「淑心姐，你别吓唬她啊，她现在需要的是鼓励。」

我说：「看把你急的，你没看见鸣明瞅你那眼神，带着钩子哪，现在别说吓唬，就是明知道前面是火坑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往下跳。小姑娘都这样，不在火里淬炼几回是不会浴火重生的。」

邱野冒汗了：「淑心姐，咱说案子吧，接下来咋办啊？」

我问：「你有什么想法？」

邱野说：「看起来像熟人作案，凶手对吴友德的经济状况很了解，知道他携带了大量现金，很可能也知道他刚买了一块名贵手表，于是见财起意。」

我说：「所以你认为这是谋财害命？」

「你不这样认为吗？」邱野显然没考虑到其他的可能性。

「不太像，」我说，「凶手如果是图财，未必一定要害命。梅荔说她和吴友德昨天下午一直在泡温泉，凶手有充足的时间潜入房间偷盗，但是凶手并没有选择在这个时间段作案。此外，凶手割喉的凶器并非在现场随手获取，而是随身携带的，作案

后又带走，说明凶手早有预谋，计划周详。所以我认为偷盗财物只是个幌子，杀死吴友德才是真正的目的。」

邱野帅气的脸纠结着：「是.....吗？」

「吴友德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智能手表，记录了他死亡前后的心率变化。他遇害的时间应该是昨晚九点四十三分，在这之前，心脏并没有剧烈跳动，说明未发生过打斗，吴友德是在睡梦中被一刀割喉。凶手的目的性非常强，而且志在必得。」

邱野也赞同了我的说法：「好像真是这样。」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凶手是怎么进入吴友德的房间的。门都是自动锁的，所以不存在忘记锁门的情况。能用门卡打开吴友德房门的，除了他们夫妇，还有谁？」我感觉自己的语气突然严厉起来，最后一句问话提高了声音。

邱野和张鸣明被吓到了，嗫嚅着：「我们有万能房卡，可以打开游轮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门。可是，我们对天发誓，绝没有因私人原因使用过这些房卡，也绝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两人几乎要诅咒发誓了，脸也涨得通红。

我继续加码：「你俩都老大不小了吧，现在房价这么高，你们就不琢磨着多弄点钱，交个首付什么的？」我这话说得有点卑鄙，不过人命关天，宁可冤枉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

邱野急了：「天地良心啊，淑心姐。我在游轮上工作四年多了，什么样的有钱人没接触过，多么贵重的奢侈品也都见过，

我可从来没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动过心。」张鸣明在他旁边像捣蒜似的连连点头。

「其他人呢？还有谁能进入被害人的房间？」

邱野犹豫了几秒钟，下定决心似的说：「除了保安室，就总经理有万能房卡。」

「总经理叫什么名字？」

「马上槽。」张鸣明快嘴快舌，「革命家庭后代，他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游击队长。他非常有钱，几万块钱还不够他吃两顿饭的，不可能为了钱杀人。」

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都是沾满鲜血的，这话是老马家的第一思想家马克思说的。不过，如果马总理想杀人，按理也不会在自己管辖的游轮上。所以这三个有作案嫌疑的人——马总经理、邱野、张鸣明，因为作案动机缺失，暂时从嫌疑人的列表上排除。

邱野又现出犹豫的表情——这个年轻人说话常常犹豫几秒，总之不那么爽快，说：「其实房卡是可以复制的。市面上有一种房卡复制器，才卖一两百块钱，只要有母卡，放在机器里，几秒钟就能生成子卡。理论上来说，游轮上所有房间的房卡都可以被复制的。这给安保工作造来了难度，暂时还没有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前提是有母卡在手。」我说，「凶手必须有获取母卡的渠道，这样就缩小了嫌疑人的范围，对侦破工作还是相当有利

的。」

我将案情汇报给沈恕，说自己现在深陷其中，必须破之而后快，请他务必协助。

沈恕赞同我的分析，倾向于吴友德死于仇杀或情杀，而劫财只是烟幕弹。他答应立刻派人调查吴友德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尽快给我回复。

我对梅荔仍有怀疑。即使她不是亲手杀死吴友德的凶手，也不能排除她是知情者的可能。怎么说呢？我昨晚见到她时，她太干净、太精致了，身上没有一丝血迹、污秽或者凌乱。吴友德遇害现场一塌糊涂，血液遍布天花板、墙壁和地面。按理说，梅荔打开门的一刹那，应该是极度震惊和恐惧的，如果她摔倒在地，或者冲到吴友德尸体前，沾了一身血迹，我都可以理解。可是她的状态之完美，让我甚至怀疑她在打开房门后观望了一阵儿才去喊人的。难道，她对吴友德的横死早有心理准备？

但这仅是我的怀疑，我不能因此也没有权力传唤梅荔。我介入这件事，纯粹是为了保存证据。至于破案和抓捕凶手，还是要由有执法权的人和单位来执行，我不能逾越。

整整一天，我都没心思享受游轮上的美食和海风，这让我有点懊恼。我给沈恕发了邮件，问他游轮公司承诺退给我一半的费用，我是否可以接受。沈恕很快回复我，他说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纪律条款里也没有相关规定，他必须向上级请示后才能给我答案。

夜里躺在床上，一闭眼我就想起吴友德死亡时的惨状，想象他的尸体冻在冰柜里的样子，想起漂亮、精致、一丝不苟的梅荔，折腾了半天才睡着。估摸才睡了一个小时，就被敲门声吵醒了，打开门，是一脸慌张的邱野和张鸣明。

又出事了。

5012 房间的客人贾厚，在自己房间里被杀。几乎是吴友德死亡现场的翻版，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鲜血淋漓，尸体颈部被割开，皮肤和脂肪层外翻，是致命伤。壁橱被打开，行李箱也敞着，被翻得乱七八糟。

与上一起命案现场不同的是，死者的内裤被脱到膝盖以下，裆部血肉模糊。

游轮上接连发生两起凶杀案，邱野明显不淡定了，说话时腮帮子一直在抖：「死者名叫贾厚，妻子叫冼惠，两口子带儿子一起坐游轮旅游。冼惠和儿子吃过晚饭后去甲板上看了露天电影，回来时发现贾厚遇害。」

我想起今晚九点到十二点之间甲板上有露天电影播放，都是动画片，哪吒闹海之类的。

我皱起眉头说：「第二起了，凶手显然不是随机作案，而是有针对性、有目的的，报复的意图明显。」

吴友德遇害时，邱野的情绪还有些亢奋，有种想过一回侦探瘾的期待，如今亢奋完全被恐惧、慌乱取代了，这个高高大大的

男生，目光中流露出猫咪迷路时的仓皇无助。他的情绪如此不稳定，让我怀疑他能否实现做一名一线警察的理想。

张鸣明也六神无主的：「淑心姐，这可怎么办？总经理才把我俩骂得狗血喷头，说我们没尽到保护乘客的职责。可是，这么多楼层，这么多房间，我俩怎么知道凶手的作案目标是哪一个？」

我没法回答她。我把鞋脱下，走进命案现场。

死者看上去不到四十岁，身型高大健硕，上身赤裸，颈部有一条长长的刀口，皮下组织和肌肉层外翻，可以看见颈动脉仅剩一丝血管壁相连。

死者下身仅有一条脱至膝盖处的三角裤。鼠蹊部和大腿被鲜血覆盖，阴囊和睾丸还在，阴茎被连根切断。切口并不平滑，显然凶手切割时颇费了一番气力。

他是在穿着三角裤睡觉时被人突然杀害的。凶手下手果断，一刀毙命，没给他留有呼救和反抗的余地。

室内的抽屉和行李都被翻动过，但这拙劣的伪装已不能干扰我的思路了——凶手绝不是图财。

我扭头问邱野：「还有冰柜吗？把这具尸体也放进去，保存好。」

邱野的腮帮子还在抖：「有，还有.....一个，如果再发生命案，冰柜就.....不够用了。」

「死者的家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洗惠和她儿子在保安室等待着。洗惠无助地流泪，她儿子在一旁贴心地安慰她，给她递纸巾、擦眼泪，俨然一个小暖男。

洗惠和梅荔的年龄应该差不多，但外表却有很大的不同——梅荔精致、漂亮、落落大方，洗惠身材臃肿，不修边幅，油腻的短发乱蓬蓬的，像几天不曾打理过，一件灰土土的老头衫上有两个不太明显的破洞，一条肥大的牛仔短裤已洗得泛白，脚上是地摊上十元一双的夹脚趾凉拖。

我蹲下来，平视洗惠儿子的眼睛：「小弟弟，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贾宝玉，六岁了。」小男孩的声音洪亮，这个名字似乎让他无比自豪。

「好名字，」我称赞说，「妈妈为什么哭啊？」

「公主死了，妈妈伤心了。」

我愣了两秒钟，才想明白他说的是刚刚看过的动画片里的内容。

我哄他说：「阿姨要和妈妈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和这位阿姨到外面去玩好不好？」我指了指张鸣明。

贾宝玉抬起惺忪的眼睛瞄了一眼张鸣明，懂事地点点头：「好。」

张鸣明把贾宝玉带走后，我开门见山地问冼惠：「你丈夫的经济条件不错吧？」

冼惠没料到我一上来就问这个，直勾勾地看了我半晌，才说：「还可以，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一百多万。」

「你呢？有工作吗？」

「没有，我跟他结婚后就没出去工作了。」

「你丈夫对你好吗？有外心吗？」

冼惠有些愠怒：「你什么意思？」

「他有小三吗？」我索性把话再说明白些。

女权主义者可能想打死我。可我确实忍不住这么想。贾厚不到四十岁，身高一米八几，有钱有地位，整天面对一位蓬头垢面的家庭主妇，如果没有花花心思，那可以算得上男人的典范了。贾厚的惨烈死状，让我不禁往男女私情方向去猜想凶手的杀人动机。如果能证实他生前出轨，那么冼惠就是排位第一的嫌疑人。

「没有，」冼惠厉声说，「绝没有，你个脏心烂肺的，人都死了，还往他身上扣屎盆子！」她愤怒得脸红脖子粗，恨不得吃了我。

「冷静，一切都是为了查案，绝没有恶意。」等她额头凸起的血管慢慢瘪下去，我才说，「贾厚为什么没和你们一起去看电影？」

「我们一整天都在甲板上，吃完晚饭后他说太累了，而且他也实在看不进去动画片，便回房睡觉了。谁能想到，我和孩子看完电影回来，却发现他.....已经.....」冼惠说不下去了，掩面哭泣。

「贾宝玉没看见他爸爸遇害的现场？」

「我把他挡在身后，没让他看。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你预感到会有事情发生，在开门的一瞬间就把贾宝玉挡到了后面？」

「预感？」冼惠疑惑地抬起头，旋即变了表情，她怒不可遏，恶狠狠地诅咒我，「你这个恶女人，贱货，一个劲儿地栽赃陷害我，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看见你。」

咆哮失态的女人有多可怕？保安室的四壁似乎都跟着颤抖了。我想再问下去也是徒劳，便走出保安室，把门关上。让她自己吼去吧。

连日睡不好觉，我头痛得厉害，太阳穴一跳一跳的，像有个小锤子在脑壳上不停地敲。我跟邱野说，有天大的事也等到天亮再说吧，我现在必须睡觉了。回到房间，我一头栽倒在床上，睡了个昏天黑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是沈恕打来的。我迷迷糊糊地摁下接听键，让听筒贴近耳朵：「什么事，领导？」

「吴友德的背景调查过了。据他的朋友和同事反映，他和梅荔的感情一直不太好。吴友德同时与几名女性保持暧昧关系，还长期包养一个名叫『雪梅』的农村进城务工女子，梅荔因此经常和他吵，还到吴友德领导的办公室闹过，但是都没能解决问题。由于吴友德的工作能力强，擅长开拓市场、发展新客户，公司器重他。他在经济上比较干净，人缘也好，除花心外，没有别的大毛病。」

「谢谢领导，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我睡意全无了，「在吴友德之后，游轮上又发生了一起命案。」我向沈恕描述了贾厚遇害的情形，「这个被害人的背景，尤其是感情方面的纠葛，也要调查一下。」

沈恕答应了，又叮嘱我注意安全。

我「若有意若无意」地提到：「那什么，游轮公司要给我退一半费用的事情，向上级请示了没？」

「局座说了，你在游轮上没有执法权，你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帮助保护罪案现场，也可以给游轮方提供破案线索，但你的分析和报告不具备法律效力，你更不能因此收取任何费用，否则就是越权违法行为。局座让我务必转告你，经济上一定不能被人抓住小辫子，现在纪委查得严，不要往枪口上撞。」

我立马急了：「这是转告吗？这是赤裸裸的警告！把我当什么人了！不就是一半的费用嘛，三千来块钱，我压根儿不放在眼里。」

沈恕似乎不想听我「炫富」：「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挂电话了，祝你在游轮上吃好玩好睡好，查案顺利。」

我用力摔了手机，惹了一肚子气。真想抽自己两个大嘴巴，起初就不该碰这起案子。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倒想消停一会儿，可邱野和张鸣明阴魂不散，才挂断电话，他俩又来了。

我不能在后辈面前失态，何况他俩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我的同事，我必须树立完美、坚毅、睿智的形象，就以沈恕为模版好了，谁知道他在我们面前的形象是不是装出来的呢？

我把他俩让进来，关上了门。张鸣明好像被吓坏了，圆圆的眼睛里透着惊恐：「船上接连死了两个人，不知道凶手还会不会继续作案，总经理已经把我俩臭骂了好几回了。这可咋办啊，淑心姐？」她仰头看着我，似乎我是她的全部依赖。

「作为办案人员，必须时刻保持冷静，着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故作深沉地安抚她，其实也是在安抚我自己，「凶手处心积虑地杀人，防不胜防。我们能做的，就是拨开层层迷雾，找到那条通向真相的小路。」

邱野的小眼睛里透出希望的光芒：「淑心姐，你是不是找到破案线索了？」

我眉头紧锁，来回踱着步，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叩在一起，感觉自己像极了福尔摩斯或波洛：「贾厚是被人割颈杀害的。凶手为什么要在杀掉他之后，割掉被害人的生殖器呢？」

邱野及时接过话头：「是不是复仇心理？侮辱被害人的尸体以发泄怨恨？」

我赞许地说：「对！所以我认为，凶手是女人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在作案过程中抱着极度的仇恨和变态的报复心理。在我阅读过的刑事案件中，几乎所有的阉割案件都与男女感情有关，或者是妻子阉割丈夫，或者是女友阉割男友。吴友德和贾厚先后被杀害，案发现场有许多共同之处，貌似是同一凶手连续作案。但是，凶手对贾厚的恨意显然更强烈，或者说，杀害贾厚的凶手对男性有更深刻的报复心理。」

张鸣明毕竟年轻，似懂非懂，欲言又止。

我继续说：「当代女性，不仅要与男性一样在职场上拼事业，还要在婚姻中承担相夫教子的责任，在经营正常的感情之外，也许还要智斗小三。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如果一些人失去控制，以极端手段结束『战争』，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邱野抓抓头皮，锁紧眉头：「可是我们没法证明吴友德夫妇和贾厚夫妇的感情出了问题。」

「至少吴友德出轨是有实锤的，」我说，「刑警队的同事已经帮我核实，吴友德长期背叛梅荔，两人的感情早已破裂。可是在调查梅荔时，她对吴友德包养情妇的事绝口不提，并且一再粉饰两人的感情，让人不免对她产生怀疑。」

邱野分析说：「梅荔没有工作，和吴友德也没有孩子，如果贸然离婚，她很难拿到赡养费，她的生活将陷入困顿，至少生活

水平会大打折扣。若吴友德非正常死亡，她将继承大部分遗产，而且有机会领取巨额保险，这构成了她的杀人动机。」

我鼓励他：「接着说。」

邱野明显亢奋起来：「梅荔也有作案的条件和能力。她有房卡，可以趁吴友德熟睡时开门进去，在他睡梦中果断地割他喉。吴友德虽然比她强壮许多，却没有反抗机会。为了稳妥起见，梅荔甚至可以在出门前哄吴友德服下镇静剂。游轮上不具备尸检的条件，待游轮靠岸，尸体体内的镇静剂成分也已经微乎其微，很难检验出来了。这也许是梅荔选择在游轮上作案的动机之一。」邱野侃侃而谈时，颇有点冯可欣的风范。

「可是，」邱野的话锋一转，表情有点沮丧，「梅荔没有作案时间。她在案发时一直在听音乐会，且有目击证人，仅这一点，就排除了她作案的嫌疑。」

张鸣明接话道：「万一梅荔和冷峻早就认识呢？万一他们串通好了呢？万一他们联手作案、互相作证呢？」

我说：「有这种可能，但是微乎其微。如果是梅荔作案，那么从离开座位到实施犯罪再到清洗痕迹，至少需要四十分钟。当晚的音乐会在一个小礼堂内举行，听众不到百人，我咨询过当时坐在梅荔旁边和后排的人，他们都非常确定，演出期间，梅荔一步也没离开过，她没有作案时间。」

听我这样说，张鸣明茫然不解：「可是你，刚才强烈暗示.....梅荔就是凶手。」

我说：「梅荔有杀害吴友德的动机和条件，可她未必要亲自动手。冼惠的表现也不合常理。一个母亲在午夜带六岁的孩子回房间，最常见的做法是先打开门，让孩子进去，然后自己跟进去，再把门关好。但是冼惠却在打开房门后，极力把孩子挡在身后，向房间里张望了几眼就去报案了，以致贾宝玉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父亲已经死亡。冼惠似乎对贾厚遇害早有心理准备。」

邱野若有所思：「两个人都有作案嫌疑，却又都没有作案时间.....」

我提高声音说：「交换杀人！」

他俩露出恐惧的神色，十分惊异地看着我。

我说：「七年前，沈恕办过类似的案子，我全程协助。两个心怀鬼胎的丈夫素不相识，却在网络上约好，互相杀害对方的妻子。由于两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嫌疑很快被排除。如果不是警方敏锐捕捉到他俩计划中的一个瑕疵，锲而不舍地追查，那么那两起案子将成为死案。吴友德和贾厚遇害案与七年前的交换杀妻案有许多共同点，只是凶手和被害人的性别发生转换。不管梅荔和冼惠以前是否相识，我们总能在她们的通讯记录中找到蛛丝马迹。」

邱野长吁一口气：「还有这样离奇的案子，闻所未闻。」

我说：「等你当上刑警，比这离奇十倍的案子都会遇到。」

果然不出所料，冼惠说前天夜里——吴友德遇害的时间段，她陪贾宝玉在房间里睡觉——因贾宝玉当时熟得睡，冼惠无法提供其他的目击证人。我们接下来要查实的，是梅荔在贾厚遇害时的去向，如果她同样没有证人，那么，有理由把她俩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游轮方给梅荔安排了一间新睡房，而且升了舱。我们去她房间找过她两回，她都不在。天已全黑了，张鸣明有点郁闷，她抱怨说：「这女人的老公才被杀，她倒有心情四处乱跑。」

我打了个哈欠：「困死我了，先去睡了，明天再说。」

一晚上我的噩梦不断，一会儿梦见游轮上又出现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会儿又梦见面目狰狞的冼惠手持利刃，一刀将吴友德的颈动脉割断，血光四溅。所幸这天晚上没有命案发生。

吃过早饭，我又去梅荔的房间找她，这次把她堵着了。

梅荔睡眼惺忪的，似乎没有睡好。也难怪，遭遇这样的横祸，搁到谁身上也没法睡好。

「你们怎么又来了？」梅荔很不耐烦。

我被别人给脸色是家常便饭，压根儿不往心里去。我一边挤进房间，一边安抚她的情绪。

「前天晚上你在哪里？」我问。

梅荔一愣：「前天晚上？我在听音乐会，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不是你丈夫遇害的那个晚上，是前天晚上。」

「你到底要干吗呀？」梅荔提高了嗓门儿，「如果破案有困难，摸不着方向，我能理解，专业能力有限嘛，不能期望每个警察都像福尔摩斯一样。但是你揪着我不放有意思吗？」她开始冷嘲热讽。

我冲她龇龇牙，以示听懂了她的幽默。我又问了一遍：「前天晚上，九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你在哪里？」

她愤愤不平地盯着我的眼睛，我不动声色地盯回去。半分钟后，她开始躲闪，她把头略转向一边说：「我在酒吧喝酒。」

「哪一间？」我问。维多利亚号上有两间酒吧，心语酒吧在二层，大点的名流酒吧在三层。

「在名流酒吧。」她低声说。

「有人能证明吗？」

她冲我翻翻白眼：「冷峻可以给我作证。酒吧里有监控，你也能查看。」

「你和冷峻前天晚上在一起喝酒？」我感觉匪夷所思，毕竟她老公才被人杀害，她第二天晚上就跑去和别的男人喝酒，就算夫妻感情不好，装装样子也是要的。

「你想多了，」梅荔察觉到我语气里的异样，「我和冷峻是偶遇的，我心情不好，他就陪我坐了一会儿。」

「坐了一会儿是多久？」

「两三个小时吧。」梅荔说。

我去名流酒吧调出了前天晚上的监控录像，果然找到了梅荔和冷峻的身影。他们坐在酒吧的角落里，耳鬓厮磨，样子非常亲热，不知道的人绝对想不到他们才认识两天，而女方的丈夫前一天晚上才被人割喉而死。

维多利亚号上的监控器数量有限，仅分布在酒吧、舞厅等公共场所，连电梯和过道里都没有安装。据说是因为客人，尤其是女客，喜欢穿着泳装到处走，不想把身体暴露在摄像头下。

梅荔和冷峻的所作所为虽然很过分，但没有触犯法律，执法部门管不着他们。而且，最关键的是，梅荔没有杀害贾厚的时间。

这彻底推翻了我自以为是的「交换杀夫」的推论。

白忙活了。

真让人沮丧。我渐渐体会到案子久侦不破时沈恕和冯可欣无奈的心情了。

看上去就是那么回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那么回事，可事实偏偏不是那么回事。

我对邱野和张鸣明说，我放弃了，爱莫能助，本来就不是做侦探的料，别赶鸭子上架了。等游轮靠岸，移交给公安部门吧。

当晚，我美美地睡了个好觉。

当晚，没有命案发生。

第二天，我收到了沈恕发来的电邮，是关于贾厚的背景调查：三十九岁，震旦数码公司首席财务官，去年年薪加分红共收入一百五十五万元人民币。生活上放荡不羁，游戏花丛，情人齐越是一名大一学生，十九岁。其妻冼惠曾多次组织人围殴齐越，但均未成功。冼惠曾向齐越就读的艺术院校反映情况，院方表示不便干涉学生的私人生活，未采取任何措施。到目前为止，冼惠和贾厚都没有提出离婚。

我苦笑一下，关闭电脑，换上泳装，趿着人字拖，泡温泉去喽。

维多利亚号的总经理马上槽特意来看我，说了许多感谢和赞美的话。我说案子没破，受之有愧。他说哪里哪里，游轮上的条件有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说，谢谢马总理解。他特意提到返还一半旅行费用的事，我严肃地说，上级领导不同意我接受游轮方的经济补偿，否则就是违反纪律，这事别再提了。马总经理久历江湖，立刻心领神会，连声说，绝不给我找麻烦，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表达感谢，保证让方方面面都满意。

马上槽走后，我泡在温泉里，温暖的清流冲刷着肌肤，氤氲的香气钻进了鼻孔，五脏六腑都无比舒坦。回想马上槽刚才和我说的话，果然油滑老到，难怪能当上维多利亚号的总经理。

社会貌似纷乱复杂，其实就像一部庞大而精准的机器，每个人要充当什么部件、要在哪里发挥作用，冥冥中早就安排好了。

这算不算是一种宿命论呢？

入夜，我早早上床，被柔软而温暖的被褥拥抱着是多么幸福的事！透过舷窗看外面，一轮苍白的明月淡淡的、浅浅的，冷眼旁观着人世间的离合悲欢。

明天上午，游轮之旅就要结束了。正这样想着，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是那种老式的金属撞击般的铃声，很吵。

我没接，裹在被子里一动不动。铃声响了几十秒后停下来。一分钟后又恼人地响起。我像高僧入定般躺在被窝里纹丝没动。铃声响第三遍时，我终于按捺不住，拾起听筒，按到耳朵上，却不说话。

那边传来怯生生的声音：「是淑心姐吗？」是张鸣明。

「是。」我的回答简短得有些敷衍。

「淑心姐，我知道不该打扰你，可是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和邱野都很害怕，怕得要命。」她停顿了一下说，「梅荔死了。」

我浑身一震，从床上坐起来：「在哪里？」

「游轮底层的楼梯拐角处，是船尾的小楼梯。」张鸣明怕我找错地方，特意指明是小楼梯。维多利亚号上有四部电梯和两道步行梯，船尾的小楼梯专供紧急情况下使用，平时几乎没有人来往。

我匆忙套上衣服，跑到船尾，逐级而下，转过三个弯，就看见六神无主的邱野和张鸣明正眼巴巴地盼着我来。

他俩脚底下躺着一具仰面朝天的女尸，由于灯光昏暗，我不确定是不是梅荔。

「什么时候发现的？」

「二十分钟前吧，」邱野说，「我和鸣明巡逻到这里。其实我们平常不来这边，今晚也不知道怎么了，鬼使神差地想下来看看，结果就发现了地上的尸体。我已经向马总汇报了，他说最好还是请您协助一下，不要直接去敲门，打电话问问，如果您不愿意下来呢，也不勉强。」邱野倒实诚，把马总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我。

我走近一些，看清了尸体的脸，确定是梅荔无疑。一天前还活生生的女人，如今竟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让我震惊且伤感。

谁杀害了她？

梅荔穿着一条黑色长裙，虽然凌乱不堪，但仍可看出它的质地和剪裁都非常好，价格应该不菲。她脚上蹬一双细高跟凉鞋，衬托得她纤细的脚踝性感动人。

她死前精心打扮过，是为了取悦什么人吗？

她的小腹部有一处伤口，血迹染在黑裙子上，并不明显。她流的血不多，也许都逆流到腹腔和盆腔里了。不知谁在她的脸上

泼了很多水，长发被浸透，流成一条小河。

我用手机给尸体拍了十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又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查看她的眼睛、口腔、手脚和小腹部的伤口。伤口并不太深，且相对窄小，凶器应该是水果刀、美工刀之类的刀具，致死原因是小腹部动脉破裂，失血过多。如果受伤后及时抢救，有很大可能救回来。

「死亡时间在两到三小时之间。」我说。

张鸣明像是有一肚子的疑问：「这个地方黑咕隆咚的，平时没有人来，她到这里来干什么？她脸上怎么会被人泼了这么多水？」

我四下看看，有一个塑料桶躺在地上。我走过去，用纸巾垫着把桶拎起来，交给邱野：「这就是嫌疑人往梅荔头上泼水用的容器，上面留有指纹，保存好，将来可以作为法庭证据。」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邱野把桶装进袋子里，满头雾水。

「凶手杀死梅荔后，往她头上泼水，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说明三件事。一是杀害梅荔并不是他（她）的本意，往尸体头上泼水，是想把她激活过来；二是梅荔与吴友德和贾厚的死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她不是被预谋杀害的对象，是『计划外』死亡；三、凶手的情绪不稳定，作案后的清理工作很仓促，一定会留下证据。」我在说服邱野和张鸣明之前先说服了自己，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

「可凶手现在已经返回房间了，我们还没找到方向，他（她）有大量的时间消灭证据。」邱野似乎信心不足。

「能把梅荔约到这里来的，一定和她关系不一般，在维多利亚号上，谁能做到这一点？」我提醒邱野。

「冷峻！」邱野和张鸣明异口同声，眼睛发亮。

我们敲了 5025 房间的房门好一会儿，才有人来开门。

冷峻探出头来，冷峻地怒视我们：「干啥呀？大晚上的，不让人碎（睡）觉咋的？」东北味特别浓。

「人命关天，不能等，进去再说。」我不顾冷峻阻拦，从门缝硬挤进去。由于没有执法权限，我不能过于理直气壮，只能三分强硬，七分死缠烂打。

张鸣明和邱野就势跟着进来。冷峻虽然说话咋咋呼呼的，其实脾气挺随和，看出我们意志坚定，也就由着我们。他压低声音说：「我媳妇睡觉呢，你们别吵吵。出啥事了？」

「你今天见过梅荔吗？」我问。

「没有啊，」冷峻反问我，「咋了？」

他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目光躲躲闪闪，我判断他在撒谎，决定诈一诈他：「想好了再说，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能三更半夜地来找你？你不会不知道这游轮上有多少摄像头吧？比你想象的多三倍不止！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做伪证会有什么后果，你可想清楚了。」

冷峻慌了，说话舌头都打结：「啥.....啥人命关天啊？」

「别再演戏了！」我呵斥他，唯恐不够威严，还可以模仿局长大人发「虎威」时横眉立目的样子，「老实交代，你为什么杀害梅荔？」

「啥？梅荔被人杀了？」冷峻扯开嗓子惊呼。

「老公，咋了？谁被人杀了？」武媚披着睡衣从卧室出来，头发蓬乱，睡眼惺忪。

我没空理她，继续「追击」冷峻：「你上一次见到梅荔是什么时候？」

「是.....今天晚上八点多钟，」慌乱之下，冷峻变得老实，「在甲板上，我和她就唠了几分钟吧，她想约我去酒吧，我没同意。她被人杀了？这也太吓人了，在哪儿啊？」

「啥？你今天晚上又去见那个小婊子了？冷峻，你这个王八蛋。」武媚怒不可遏，咆哮着冲上来撕扯冷峻。

我把自己的声音调到最大，以盖过武媚的咆哮声：「老老实实坐好，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时候，何况你吃醋的对象已经死了。要是耽误了破案，你们谁也负不起责任！」为了镇住她，我专挑有劲儿的话说。

武媚瞅瞅我，动作放慢下来，张鸣明冲上去，连拉带拽地把她按到沙发上。冷峻甩甩膀子，整理下衣服，显然早已习惯这种河东狮吼的局面。

我继续盘问冷峻：「她约你去酒吧，你为什么没同意？」

冷峻瞄了一眼武媚：「这不明摆着吗？我有家有业的，跟一个寡妇扯啥呀？传出去让人笑话。」

武媚在沙发上扭扭屁股，哼了一声。

我问：「武媚和你分开后去哪里了？」

「这我就知道了，她没说。我去泡了会儿温泉就回房间了。今天是我与武媚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叫了客房服务，喝了点红酒，有点迷糊，就直接碎（睡）觉了，哪儿也没去。」

「你回房间的时候是几点？」

「差不多九点半吧。」

「武媚呢？」

「我回来时她正在洗澡。」

「你俩出来玩，步调不一致，各玩各的？」

冷峻咧嘴笑笑，露出黄褐色的牙齿：「老夫老妻了，总绑在一块儿多没意思。」

「那个借卫生间用一下可以吗？」

冷峻连声说：「用，用，随使用。」

武媚有点不乐意，张嘴想说什么。我看看她：「不方便就算了。」

武媚把想说的话咽回去，挥挥手：「没事，用吧。」

我从卫生间出来，感叹说：「海景套房就是好啊，连卫生间都比内舱房大一倍，浴缸旁边还有窗子，边泡澡边欣赏海景，你们有钱人真会享受。」

冷峻嘿嘿一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武媚轻蔑地瞥了他一眼，把头转向一边。

我把话题转回「正道」上：「游轮上发生了几起命案，说起来真让人唏嘘。」

冷峻哭丧着脸：「是啊，梅荔两口子把命都搭上了，一定是被仇人盯上了.....等等，你说几起命案？」他从牙缝里用力挤出「几起」两个字。

「严格说是三起，除了梅荔夫妇，还有一名男性受害人。而梅荔夫妇之死，多多少少都跟你沾上点关系，奇怪吗？」

冷峻急了：「啥？跟我有啥关系？我就是跟梅荔见过两三次面而已，你别往我身上扯。」

他着急时说话声音不自觉提高，像在吵架。邱野吼他：「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别一惊一乍的。」

「没错，梅荔夫妇案发前的一小时内，你刚好都见过梅荔，真的只是巧合吗？」

「不是巧合还能是啥？」

「梅荔的丈夫吴友德遇害当晚，你刚好和她一起看演出。你平时很喜欢爵士乐吗？」

「喜欢。」冷峻瞪大眼睛，笃定地说，「我最喜欢爵士乐，只要有机会一定去听。那天晚上的音乐会是小场地，票量有限，武媚只买到一张票，就让给了我。」

我转向武媚：「那次音乐会是对号入座吧？座位号是你选的？」

武媚好像还没从气愤的情绪中走出来：「哪有机会选座位，能抢到一张票就谢天谢地了。早知道他听音乐会时勾三搭四，我宁肯把票喂狗也不给他。」

张鸣明最喜欢狗，替狗打抱不平，抢白道：「你当狗什么都吃啊！」

我对冷峻说：「你也算做了件好事。就在音乐会期间，梅荔的丈夫吴友德被杀害了，本来梅荔的嫌疑最大，但是你为她做了不在场的证明，帮她洗清了嫌疑。」

冷峻说：「不是说有三起命案吗？还有一个是谁？话说你们的嘴可真够严的，这要是被游轮上的乘客知道了，非暴动不可。」

我说：「另外一名受害人叫贾厚。他和梅荔的丈夫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四十岁上下，经济条件很好，偕妻子同游。」

武媚插话说：「这游轮上的乘客的经济条件都还过得去吧？」

我说：「可能吧。这两名受害者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婚内出轨，包养情人。」

武媚恨恨地往地板上啐了一口：「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邱野不乐意了：「你别一棍子打倒一片行不？」

张鸣明也帮腔：「好男人多着呢，你也得有那眼光才行。」

冷峻不乐意了：「啥？你的意思是我不是好男人？」

武媚骂他：「你能跟好字沾上一丁点儿边吗？你要是好男人，猫都不吃腥了，狗都不吃屎了。」

我赶忙制止他们打嘴仗：「吴友德和贾厚遇害后，种种疑点都让我联想起以前办过的一起案子，两个丈夫交换杀死对方的配偶。我以为这又是一起交换杀人案，两个妻子交换杀死不忠的丈夫，既可以脱罪，又可以迅速摆脱丈夫，获取遗产，看上去两全其美。可是，我在取证时发现自己错了，其中的一个妻子，在两起命案发生时，都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这彻底推翻了我的假设。我一度很失望，直到梅荔遇害，我才突然醒悟，这两起谋杀案的背后，还有第三个凶手卷入。」

我这样说着时，邱野和张鸣明都下意识地靠近我，露出既惊讶又好奇的表情。他们像是在听一个悬念迭起的故事，欲罢不能。冷峻也不自觉地张开嘴，像个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的孩子。武媚却低垂着头，貌似置身于事外，漠不关心。

「梅荔的刀伤在小腹处，伤口窄小，应该是水果刀或美工刀一类的小型刀具造成的，与杀害吴友德和贾厚的凶器类似。梅荔的个子中等，目测一米六四左右，而凶手仅伤及她的小腹，所以个子比她还要矮一些，应该不超过一米六。」

「与计划周详的前两起命案截然不同，凶手在杀害梅荔后，还往她头上泼了一桶水，以期把她救活，说明凶手是临时起意的。」

「案发现场在底舱步梯的拐角处，非常偏僻，很少有人经过。那么，凶手一定和梅荔很熟悉，至少两人曾接触过，或达成过某种默契，才能顺利地把她约到那里。」

张鸣明沉浸在案情分析中，下意识地接话：「那么，杀害梅荔的凶手是一个身材矮小、作案经验不足、曾经和她有过接触、没有强烈杀人动机的女人？」

冷峻抢白：「那不就是你吗？」他自以为很幽默，笑得肚皮上的肥肉一颤一颤的。

无明火在我心头蹭地燃烧起来，我差点儿跳起来，往冷峻的肥脸上甩两个巴掌。做人要不要这么卑鄙？亏得梅荔前两天才和你卿卿我我、耳鬓厮磨，如今她被人害死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还笑得那么畅快？这么个其貌不扬、没人性的东西，我都替武媚和梅荔不值。所以说，女人如果为了钱自轻自贱，又怎会得到别人的真心尊重？

我用鼓励的目光注视着张鸣明，赞同她的分析：「没错，凶手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之前假设的两个女人

交换杀夫案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是一起三个女人的交换杀夫案！」

张鸣明似乎惊到了，虽然没接话，身体却明显抖动了一下。婚姻里遍布礁石，生活中充满陷阱，这个未婚的善良的女孩准备好了吗？

我说：「三个女人 A、B 和 C，都对有外遇的丈夫产生强烈不满，甚至怨怼、仇恨的情绪。可是，她们都在经济上依赖丈夫，而且年纪已经不轻，离婚后，生活水平将断崖式下降，显然不是好的选择。最理想的结果是丈夫突然去世，留下大笔遗产供她衣食无忧地生活，既出了一口恶气，又解决了后顾之忧，两全其美。可是刚迈进中年的丈夫不肯知趣地早死，等得心焦的三个女人只好助他们一臂之力。

「A、B 和 C 原本并不认识，她们因有相似的境遇而在论坛上结成同盟，制定了她们认为十分周密的杀夫计划。

「她们说服自己的丈夫，在同一时间搭上维多利亚号，并偷偷复制了自己房间的门卡。于是，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B 杀了 A 的丈夫，伪造了抢劫杀人的现场。A 本人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而 B 与被害人毫无瓜葛，警方绝不会怀疑到 B。然后，C 杀了 B 的丈夫，同样，B 全身而退。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C 对男人的仇恨最深，所以她杀死 B 的丈夫后，还割掉了他的生殖器，抛进茫茫大海里。当然，这样做除了在现场留下了心理痕迹外，对整个交换杀夫的计划而言，算不上一个很大的漏洞。

「按计划接下来应该是 A 杀死 C 的丈夫。可是 A 却因某种未知的原因退缩了，也许是害怕，也许是因为和 C 的丈夫接触后，她对他产生了好感，总是 A 迟迟不肯动手。这让 C 很恼火。她约 A 谈判时，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C 气愤失控，失手杀死了 A。慌乱中，C 往 A 的头上浇了一桶水，试图把她救活，但已无济于事。由于此次作案仓促，她并没有及时抹掉现场的痕迹，她的指纹已经留在了水桶上。虽然在游轮上不具备提取指纹的条件，但破案只是时间问题，游轮天亮后就靠岸了，到时候真相自然会浮出水面。」

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时，武媚的脸色唰地变得苍白，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她惊惧不安的样子。

我趁热打铁地说：「没错，故事里的 A 就是梅荔，B 是冼惠，而 C 就是武媚。冼惠杀死了梅荔的丈夫吴友德，武媚杀死了冼惠的丈夫贾厚，接下来应该是由梅荔杀死武媚的丈夫冷峻！」

冷峻明白过来，吓得他从沙发上跳起来：「啥？凭啥？想杀我？武媚，我好吃好喝好穿戴地养着你，啥活都不用你干，钱随便你花，你咋还和别人合伙来要杀我？你有没有良心？」

武媚在慌乱中出于本能地否认：「哪有的事？你听她胡说八道。」底气不足，辩白的意味明显，无法取信于人。

我露出哂笑的表情，以示她的辩白不值一驳：「凶手杀害梅荔后，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有血迹，可能还有水渍。她并未随手将凶器丢在现场，也没有时间跑到六楼把凶器丢进大海，更不可能将其随便藏在游轮的什么地方。最大的可能就是带回自己的房间，清洗后藏起来，然后再找机会消灭证据。」我转向惊

魂未定、瑟瑟发抖的冷峻，「你回来时，武媚是不是在卫生间？」

「啊……」冷峻几乎失去了思考判断和交流的能力，「啊」了几声，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刚才用过卫生间，想找香皂洗手，便随便翻了翻橱柜，结果找到了这个。」我亮出一只透明证物袋，里面有一把水果刀，刀刃细长而锋利，「这把水果刀显然被清洗过，表面已经看不出血迹。在游轮上找不到发光氨，不过，我在游轮的医务室里找到了这个。」我向它们展示一个黑色的棍状物，「紫外线灯，是医务室用来杀菌消毒的器具。如果这把水果刀上有血迹残留，那么，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它会呈土棕色。」

我调暗室内灯光，拧亮紫外线灯，照在水果刀的刀刃上，不锈钢的底色上显现淡淡的棕色，仿佛在低声诉说，它的前身是殷红的鲜血，虽然被人擦拭和清洗过，但仍然执着地附在刀刃上，向人娓娓诉说一段关于爱恨和生死的故事。

「以现在的技术，这把刀上的血迹残留，足够做 DNA 鉴定。为什么杀害梅荔的凶器会在你的房间里？你做何解释？」

武媚脸色涨得通红，美丽的脸上浮现狰狞的表情：「有什么好解释的，就是我干的！你说的没错，我乘坐这趟游轮的目的就是杀死冷峻。」

她神态癫狂，恨不得扑上去咬冷峻几口：「你这个王八蛋，我二十一岁就跟着你了，最美好的青春都搭在了你身上，而你却迟迟不肯结婚，不肯给我名分。十年前，我大着肚子逼婚，你

才勉勉强强地娶我。结婚后，你一天都没老实过，在外面拈花惹草。你倒不挑食，是个母的你吃得下去。我忍你十年了，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必须杀了你才能咽下这口恶气。我这辈子杀不了你，下辈子也要杀了你，活着杀不了你，做鬼不会放过你。」她咬牙切齿，额头上的青筋凸起。

冷峻没被她的气势吓倒，他咆哮着：「你他妈带球逼婚，又安什么好心了？还不是图我的钱！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别想蒙我。我哪里对不起你了？这些年给你的钱，十个女人也买下来了。女人都是有价格的，别他妈跟我装纯情。就我这模样，当年上学时，压根儿就没有女生多看我一眼。现在我发达了，有钱了，成了科技公司的老板、IT 精英，女人们就像苍蝇似的往我身上扑，你当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他妈和那些站街女有什么两样？都是用身体换钱的货。你想让我对你一心一意、忠诚不渝，你配吗？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做你妈的春秋大梦去吧！等你蹲大牢，我找一百个女人，一天换一个，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武媚绝望地嘶吼着，她想扑上去和冷峻拼命，被邱野和张鸣明死死抱住。

我对他俩说：「找人去把冼惠控制住。明天上午就下船了，千万别出什么纰漏，把人顺利交到警方手里，我们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一宿无眠。第二天上午，在码头等候的海事局警方将武媚和冼惠带走了。

冷峻面带微笑，在游轮甲板上向武媚遥遥挥手，我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到海里去喂鲨鱼。

冼惠和武媚对罪行供认不讳。她们与梅荔共同设计的三女交换杀夫计划与我的推理高度吻合。

维多利亚号的马总经理很会做人，以慰问的名义向楚原市公安局捐赠了三万元人民币，及一面写有「人民卫士爱人民」字样的锦旗。局里慷慨地给我发了一千元巨奖，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警校开学后，邱野和张鸣明给我寄来了一张他们身穿警服的合影，年轻的脸庞配上英挺的警服，还真像那么回事。

冷峻呢？这个时代，不，也许是从有人类的那一天起，就不缺这种男人。他游戏人生，所以不受感情伤害；他有钱，占有资源，所以梦想不劳而获的女人们前赴后继。他在游轮上逃过一劫，以后还能这样幸运吗？

该盐选专栏共 15 章，93% 未读

继续阅读





盐选专栏

女法医手记：殊途

美读文化 等

共 15 节

会员专享 ¥19.90

发布于 2020-07-12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